

风物咏

诗歌港

我独爱烟台的冬天

张凤英

烟台是四季分明的城市，但是，似乎大部分人都说喜欢烟台的春天和秋天，很少有人喜欢烟台的夏季和冬季。

烟台的春季是百花争艳的季节，烟台的秋季是层林尽染的季节。可是，如果没有夏季和冬季，那还能称得上四季分明吗？因此，听到大雪蓝色预警的消息，我一点也不郁闷，反而期盼着烟台第一场雪的来临。

烟台的冬天，第一个让我想到的，就是冰天雪地的海滨。海风与海浪的相互雕琢，每到冬季，烟台的海边便会出现许多天然冰雕：一个个浪头打在海边的石柱上，巧夺天工，形成大小不一的冰雕，它们屹立在海滨，像英雄的战士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海岸线上也会形成厚厚的冰层，让你不出烟台，就能见到极地的美景。

烟台的冬天，瑞雪不断，把这座海滨小城装扮得像一个童话世界。汽车在街道上慢慢爬行，街道两边忙忙碌碌地穿行着除雪车。在白雪的覆盖下，街道两边的房屋神秘地眨着眼睛。出不了门的老人站在阳台上，一声“瑞雪兆丰年”的感叹，听得人心里痒痒的，这才是充满人间烟火味儿的冬季！

我最喜欢雪天出门查看梅园的雪景。我家附近有一处梅园，每到冬天下雪时，我都会悄悄地跑到梅园，看看梅花开了没有。就算没有开放，我也兴致不减。有时候运气好，在腊月天，会遇到满园子盛开的梅花。腊月看梅花，慢慢地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我记得梅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什么样的梅花，哪里是黄色的，哪里是红色的，我都熟记于心。每年冬天，我都会给它们留下倩影。我经常一一对比每一年的照片，看看哪一年开得更美丽。有时候，我会选择一些满意的，拿到照相馆洗印出来，将其放在影集里，随时翻看欣赏；有时候会制作成电子照片，放在电脑上欣赏。看到一张张美图，拍摄时的疲劳便烟消云散了。

烟台的冬天，还有一个美好有趣的去处，就是滑雪场。滑雪场在一个半坡上，从坡上面往下滑，不费力气，感觉就像展翅飞翔一样爽。建在半山腰的滑雪场是年轻人的乐园。从坡顶俯冲而下，耳边风声呼啸，雪板在身后扬起细碎的雪花。那种飞翔般的感觉，会让所有的烦恼都随风消散。我上次去滑雪，遇见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摔倒了也不哭，爬起来继续滑，红扑扑的小脸上全是倔强和快乐。这样的生机勃勃，让冬天的山野都变得年轻起来。

烟台冬天最打动我的，不只是雪景，还有那种外冷内暖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特别像烟台人的性格——表面看起来有些冷淡，内里却有着滚烫的热情。

去年冬天，有一场特别大的雪。早上起来，我发现门前的路都被雪封住了，正在发愁怎么出去买菜，邻居王大姐就敲开了门。她递过来一把翠绿翠绿的青菜：“自家院子里种的，雪打了之后特别甜。”我接过青菜，心里暖融融的。这样的小温暖，在烟台的冬天里

比比皆是。菜市场的大爷会多给你抓一把葱，公交司机会多等跑得气喘吁吁的乘客几秒钟，小区里的陌生人也会在滑溜的路段互相提醒一句“小心点”。

这种温暖，在我客居杭州的那七年里，体会得也特别深刻。杭州的冬天又湿又冷，那种冷像是能钻进骨头缝里。在烟台过冬从来用不着的大棉裤和大棉袄，我在杭州家里写作时都得穿戴整齐。孩子们总劝我去杭州过年，可我总是婉拒。在我这个北方人看来，过年就该是外面冰天雪地，屋里温暖如春。窗户上要有冰花，屋檐下要有冰溜子，这样的年才有味道。这大概就是刻在骨子里的故乡记忆吧。

其实仔细想想，烟台的冬天就像生活本身——有寒冷也有温暖，有寂静也有生机。它教会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最美的风景，往往要在历经寒冷之后才能看到；最暖的人情，也常常在困境中才能体会到。

当你在雪地里踏出第一行脚印，当你在寒风中闻到糖炒栗子和烤地瓜的香气，当你在温暖的屋里看着窗外雪花飞舞，你就会明白，烟台的冬天不是生命的休止，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绽放。它像是在积蓄力量，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爆发。

这让我想起了梅园里的那些梅花。越是寒冷的天气，它们开得越精神。有一次，我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去梅园，本以为会看到凋零的景象，没想到满园子的梅花在寒风中傲然绽放，那扑鼻的香气，比往常还要浓郁。一位赏

梅的老人对我说：“姑娘，知道为什么冬天的梅花这么香吗？因为它们是在和严寒较劲呢！”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是啊，烟台冬天的美，不也正是在这种“较劲”中体现出来的吗？冰雪与海浪较劲，造就了海边的冰雕奇观；寒冷与温暖较劲，让室内的温馨显得格外珍贵；寂静与生机较劲，使雪中的一抹红色格外动人。

这些年，我看着烟台从一个安静的海滨小城，慢慢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都市，高楼多了、马路宽了，但烟台的冬天，依然保留着它独特的韵味。变化的只是外表，不变的是那种在严寒中孕育温暖、在寂静中积蓄力量的性格。

这大概就是烟台冬天最美的秘密吧。它不是要把万物冻结，而是要告诉我们：再冷的冬天也会过去，再厚的冰雪也会消融。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困难中发现美好。

就像那雪中的梅花，越是寒冷，开得越是精神。而我们，也在一年又一年的冬天里，学会了如何与寒冷相处，如何珍藏每一份温暖，如何怀着希望等待春天的到来。

这就是我独爱烟台冬天的理由。它既有北国的壮美，又不失人间的温情；既能赏冰玩雪，又不必忍受难熬的寒冷。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和温暖。

如今，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我依然像孩子一样兴奋。站在窗前，看着雪花一片片飘落，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雪来了，烟台的冬天，真好！

印象老家(组诗)

刘斌

老井

石块 层层叠叠
是老井的抬头纹
担杖磨出的深沟
刻下了岁月年轮
一枚石子落下
唤醒儿时的笑声
井水里摇晃着
童年的身影
汲一桶井水
凉意在心头散开
井水如镜
照见父亲苍老的面容

碾盘

圆圆的石碾碾子
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碾盘
孤独地回忆曾经

我那时很小很小
碾盘很高很高
踮着脚尖 伸着胳膊
才够得着碾杆

一把小条帚
一堆地瓜干
足以让快乐
转了一圈又一圈
偷偷捏一口碎碎
放进嘴里
竟如阳光般香甜

老屋

杂草遮住了青竹的风光
灰色砖瓦褪去往日光芒
野花野草在院落狂舞
废弃燕窝上挂满蛛网

破碎的玻璃窗裁剪着夕阳
墙上的挂历迷失了方向
空荡荡的老屋剩下我
还有我的童年在流浪

落叶

奋飞

风掠过枝丫
叶片挣脱牵挂
打着旋儿纷纷扬扬

树高千尺
也忘不了根的方向
泥土是最安稳的归乡

腐朽又何妨
化作一抔温润的养料
悄悄滋养 下一轮春光

雪记

刘雪飞

下雪那日，天色青灰，像一块冻透的琉璃。晨起推窗，寒气便削进来，带着细碎的雪粒，在窗台上簌簌地跳着。院子角落里那株老梅的枝丫上，不知何时已卧了薄雪，枯瘦的线条被雪描摹得丰腴起来，竟显出几分温柔的笨拙。

雪是静的。它落时不似雨滴敲瓦，只悄然堆积，将石阶、井台、晾衣绳一一抚平。偶有麻雀掠过，爪子在雪面划出细痕，转瞬又被新雪掩去。这般寂静里，连时间都仿佛凝滞。直到厨房传来瓷碗相碰的脆响，炊烟混着粥香漫过院

墙，才惊觉人间烟火未歇。

枝上的雪团不时坠落。先是极轻的“扑”一声，接着是雪粉溅开的细响，像谁在远处捻碎了一把盐。这声音让我想起幼时母亲筛面粉的场景：网筛轻晃，雪白的面粉窸窣窸窣地落进陶盆，她袖口沾着面渍，趁着歇息的间隙，伸手替我拂去鬓角的雪水。那时院里的梅树尚矮，我垂手就能触到顶梢的积雪，而今枝丫高大舒展，接雪的姿态却依旧谦卑。

午后，雪止。阳光穿过云层，将雪枝映得晶莹。细看时，每段积雪的凹陷处都藏着

微光，仿佛枝条本身在呼吸。这种光亮不似珠宝夺目，像是旧瓷碗的釉色，温吞地含着岁月。忽听得邻家孩童嬉笑，他们用水棍敲打积雪的灌木，惊起一蓬蓬银屑，在光里翻飞如蝶。这场景叫人恍惚——多年前的我，不也这般攥着雪团，追着堂兄跑过街巷？只是那时不觉寒，如今隔着窗玻璃观望，指尖却已自动蜷进袖管。

暮色渐浓，雪枝成了剪影。瓦上的积雪泛着银色，与天际最后一缕光默然相对。屋内灯盏次第亮起，窗格将暖光分割成方形，投在雪地

上。母亲在灯下拆一件旧毛衣，毛线缠过椅背，织就新的岁月经纬。线头偶尔崩断，她低头寻找的侧影，与窗外负雪的枝丫重叠，都是冬日里静默的弧度。

“落雪不惊庭院寂”，而人间暖意，不在喧哗处。那些藏在清冷背后的，灶上煨着的饭菜、被子里新絮的棉花、晨起时发现有人替你扫净了门前的落雪……才是岁寒时节最郑重的馈赠。

雪终会化，但被它擦亮过的记忆，永远带着莹润的光晕，挂在时间的枝头。